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从“我想你”到“为人类解放”

俞 胜

由取快递想到的

张 心 阳

我居住的大院，快递放在大院外的棚子里自取。因为投递量大，实在找不着时便给快递员打电话，快递员说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，很好找啊。

快递员说很好找，可就是找不着，原因何在？这里不由想到一个心理学概念，叫作“知识诅咒”，由英国心理学家罗宾·霍格斯提出，是指当一个人知道某事或掌握某种知识后，便难以想象或理解不知道此事的人的心理状态，从而在沟通中很容易高估对方的理解能力，导致信息传递出现障碍。

这种情况很常见。比如学习汽车驾驶，教练说“轻打方向，轻踩油门”，可学员就是很难实现。因为对于娴熟的教练来说这是简单的事，但对于一个新手而言，则很难把握这个“轻”到底该轻到什么程度，且如何做到与车速相协调。

有人还就此做过一个实验，一个人用手在桌子上敲打一支人们十分熟悉的歌曲节奏，以为多数人都能猜出来，结果猜中率极低。原因就是，敲打者脑中有完整的旋律，听众却没有，敲打者并没有理解，听众实际上只听到单调的敲击声。

这一现象，对于各行各业如何实现工作上的有效交流、沟通和做好服务不无启发。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更新新一代社保卡，在第一波推广时，我没有及时更换，因为推广人员讲得比较专业，很多术语我一时没有理解，担心更换后反而不如旧的好用，于是，决定等自己学习了相关知识，有了把握后再更换。

办理一些行政审批手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。有的工作人员一下子就拿出一摞表格，或给你一个电脑机位，既不告知如何填写，也不告诉流程是什么。这对自己不曾办过这类事情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头雾水。如果上前咨询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“很简单，照着要求填、按着程序走就行”。毫无疑问，这对于熟悉的人来说很简单，但对于第一次接触此事的人来说，可谓老虎吃天——没处下嘴。

对此，我有切身体会。若干年前，一个朋友注销公司，约我到某相关部门帮他一起办理。进入服务大厅，所有程序都在电脑上操作，可仅仅操作到第三步就卡住了。找工作人员帮忙，回答是“操作很简单，退回重新进”。虽说“很简单”，我们跑了两个上午也没能完成注销，最后只好花钱请人代劳。

“会”与“不会”、“熟”与“不熟”，实质是对事物认识的不同维度，“会”和“熟”在高维度，反之在低维度。所以，要达到高效率地办事或解决问题，就需要“会”和“熟”的一方降维，让各方都处在同一维度上，这样才能实现无障碍沟通，事情能够顺利进展，问题得以顺利解决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就要善于换位思考，给对方以应有的共情与尊重，意识到传递的不只是信息，更是可被对方理解、吸收的认知，从而极大地提升沟通效果。其次是力戒自说自话，努力把难懂的术语、方法等，解释为对方可能听得懂、感兴趣、会操作的语言和方法，让人听完就能上手。其三是对于年岁稍大和对电子产品操作不熟悉的人，尽可能地给予实打实的帮助。相关行业可专门设置绿色通道，为“科技盲”提供便利。

可见，只要态度诚恳，善于用“用户视角”看待问题，能热心提供服务，信息传递上的障碍便可消除，沟通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



一纸家书，纸短情长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。岁月的长河中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写下一封封忠孝可鉴、赤诚动人的家书。让我们走近这些家书，在穿越时光的文字里，再次仰望那些光辉的形象，读懂那份炽热的理想、那样坚定的信仰、那片纯粹的初心，以此缅怀铭记，更以此砥砺前行。

——编者

母亲：我想你！十年来，我想着那出门在外远不知天边的山儿，我眼里含满了泪。他难道还会活在人间吗？

这是许英烈士1948年8月20日写给母亲家书的开篇。“我想你”简简单单的3个字，不加丝毫修饰，却成了心底最执着的念想。但凡有片刻空闲，它就在心口盘旋，生生不息地呼喊，就像地底的岩浆，翻涌、灼热，被一层又一层的沉默压着，直到落笔这一刻，才找到了突破口。一旦喷发，便震撼人心，让人眼眶瞬间潮湿。

许英17岁辞别故土、投身革命，10年间音信杳无。10年来，这3个字压在胸口，重逾千斤。不难想象，10年来，他的母亲日日倚门遥望、夜夜枕畔思念，从满心期许到辗转不安，从殷殷盼归到暗自忐忑——岁月的牵挂与煎熬，早已爬满心头、染白鬓角。

在这封家书的开篇，许英没有自顾自诉说战场的苦难、战争的残酷，而是跳出自我视角，温柔共情着母亲10年的相思之苦：“我想着那出门在外远不知天边的山儿，我眼里含满了泪。他难道还会活在人间吗？”读至此，仿佛看

见正在写这封信的他，饱含泪水的眼前正幻化出母亲的形象。一句温柔的叩问，让深沉婉转的母子情，克制又磅礴，柔软又有力量。

在沙场之上，许英是冲锋陷阵、无畏生死的营教导员，是不惧炮火、敢打硬仗的铁血革命者；可他也是母亲的儿子。十年戎马，风霜淬炼了他的筋骨，却从未磨平他的柔情。在这封未能及时送达的家书里，许英先安抚母亲的相思之苦，再诉说革命的初心使命，用最纯粹的共情，消解母子分别的遗憾，宽慰至亲的牵挂。这殷殷剔透的心怀，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，尤为珍贵动人。

细细品读这封家书，心折于烈士真挚质朴的情感与通透高远的境界。许英虽然只有小学文化，但书香门第的底蕴，加之十年革命风雨的淬炼，让这封家书字字平实恳切、句句情理兼具，既有人子般的温润细腻，更有革命者的刚毅坦荡。

读家书中书写十年征战的文字，能真切触摸到岁月风霜与热血赤诚。“十年的革命锻炼教育了我，我完全明白我这十年的斗争是无比的光荣，伟大。我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，在生死的危机情况下进行着顽强的流血的斗争。”朴素的自述，寥寥数言，浓缩了十载浴血奋战的颠沛与凶险。历经千难万险，面对生死关头，革命者无怨无悔，以从容之姿坚守着最初的信仰。

字里行间，我们读懂了他奋斗的意义。不是为了个人功名、一己安稳，而是“为了母亲、弟弟的永远解放，再不受旧社会对父亲职务的威胁而颠沛流离”，是“为着母亲的幸福，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”。他把个人的悲欢、家族的命运，紧紧与民族复兴、人民解放的家国大业联系在一起。从温情脉脉的“我想你”，

山上红旗展，势如破竹扫敌骑。陕甘军民传喜讯，征师胜利到吴起。南北兄弟手携手，扩大前进根据地……”

1965年4月，《长征组歌》的曲作者奔赴杭州，当面聆听萧华将军对《长征组歌》的创作指导，逐曲演唱初稿，逐句打磨修改，为学校文艺汇演精心筹备节目时，曾带领我们全班排练红色音乐史诗《长征组歌》。我有幸成为合唱队的一员。无数个晨昏课余，我们反复吟唱、逐段打磨，旋律往复回荡，歌词熟记于心。

日复一日的浸润熏陶，让雄浑的曲调、赤诚的文字深深融入血脉、刻入心底。我被长征精神深深震撼，对不畏前行的红军将士满怀崇敬，对光荣神圣的人民军队心生无限向往。高中毕业一年后，怀揣一腔赤诚与热爱，我报名参军，将耳畔的红旗、心底的信仰，化作奔赴家国的青春践行。

如今半生回望，因缘天成。我因崇敬萧华将军的文韬武略与家国情怀，也走上了歌词创作之路，以笔墨寄赤子之心，以诗文续红色血脉。在吴起镇驻足回望，我看到的，不只是万里长征，不只是圣地延安点亮山河的革命曙光，不只是古老华夏的浴火重生、新中国傲然屹立的辉煌开篇。透过层层岁月烽烟，我更清晰地看见：一个饱经磨难、百折不挠的民族，一个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民族，始终在鲜红的旗帜下昂首挺立、砥砺前行。

落日熔金，暮山含黛。我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徜徉，心怀敬仰，无限感念。

在吴起镇驻足回望，我看到的，不只是万里长征，不只是圣地延安点亮山河的革命曙光，不只是古老华夏的浴火重生、新中国傲然屹立的辉煌开篇。透过层层岁月烽烟，我更清晰地看见：一个饱经磨难、百折不挠的民族，一个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民族，始终在鲜红的旗帜下昂首挺立、砥砺前行。

在塬上，春天盛开的那些桃花、杏花，已经败了一阵子了。一眨眼，一树树绿果子挂在树枝上，给人不小的惊喜。

苹果花和洋槐花是要在夏天开的。立了夏，眼看要开花了，可天空阴沉沉的，好像谁惹它生气了似的。晚间，竟然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。雪花落在一棵棵树上，苹果树和洋槐树上的花苞变成了白色。好在，雪花飘落了一阵子后，开始变成了细雨。

那些茸毛未褪去的果子，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朵，还需要被精心呵护。一股冷空气，一场雪花，让那些果子颤抖，让那些还未开放的花颤抖。

很快，一个个花苞乱了脚步，羞羞答答地把自己的心事藏在叶子里，迟迟不敢跟夏天赴约，不敢跟夏天的云、夏天的叶子、夏天的大地约会。

走在夏天的村庄里，一朵朵花苞生长在树上，一棵棵树生长在大地上。那些挂满枝头的花苞在夏天乱了脚步，那些树呢？那些在村庄绕来绕去的呢？那些采完春天的杏花桃花，又准备采夏天的苹果花洋槐花的蜜蜂呢？它们会不会一个个都乱了脚步呢？

我看见不少村民靠近一棵棵苹果树、洋槐树，皱起了眉头；几只嗡嗡叫着落在花朵花苞上的蜜蜂，像是替一大群蜜蜂探路，忽而落在这一棵树上，忽而落在那一棵树上，最后扫兴地飞远了；风呢，不知道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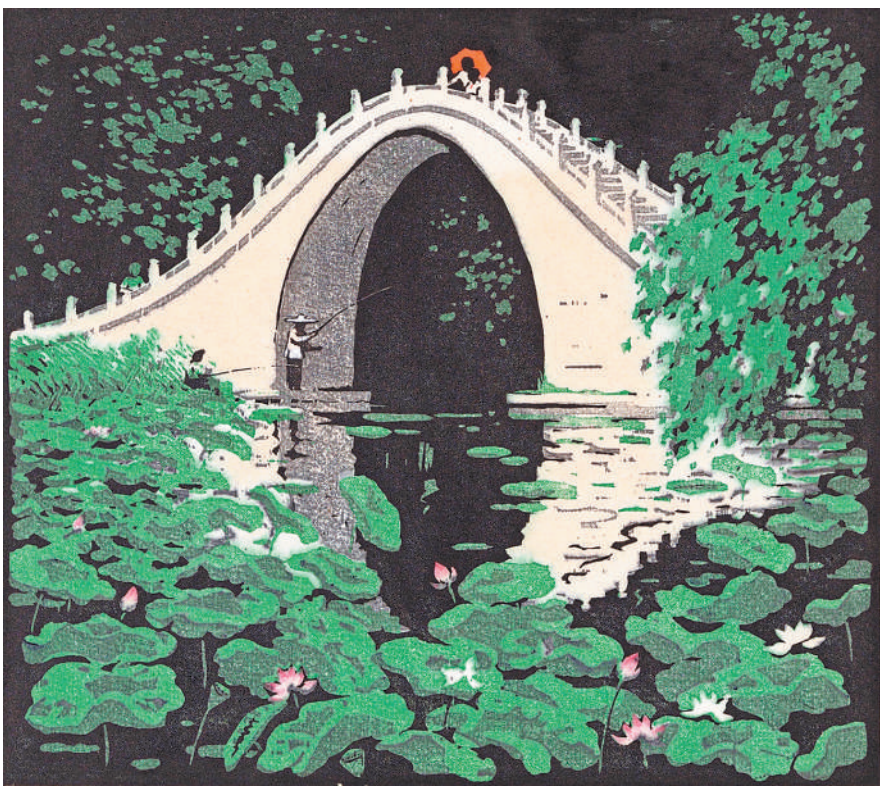
到胸怀寰宇的“为人类解放”，这种跨越，正是情感的升华。因为“为人类解放”的本质，正是要让千千万万个母亲不再承受离乱之苦。一位革命志士胸有丘壑、心怀天下的高远境界，跃然纸上。

得知家中土地即将调整、部分田地需要分出，许英没有丝毫惋惜与计较，反而坦然劝慰母亲：“我们多余的土地即是剥削而来，真理就该退还农民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”革命者本就心怀公心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从来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与特权。他叮嘱家人遵守政府法令、积极生产、支援前线，始终以大局为重，不为一己私利纠结分毫。

在许英心中，个人悲欢、家庭安逸，在民族大义、苍生安宁面前，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他笃定一生，流血奋斗，无关功名利禄，只为百姓安宁、民族新生。一句“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，全家的光荣”，道尽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与无我情怀。

凝视家书留存的字迹，我久久沉思。烈士的笔锋爽利劲健，提按转折自然，楷草混用、随性落笔，没有刻意工整的雕琢，却风骨尽显、情意深藏。硬朗的笔画，是军人浴血沙场的刚毅风骨；温润的笔墨，是游子思念至亲的柔软情意。楷书反映了十年军旅养成的严谨务实、一丝不苟的作风，而随性仓促的落笔，又是烽火急促、战事紧迫的战时岁月写照。于行军间隙、战事之余提笔寄思，朴实率真的笔墨间，满是滚烫的战地烟火与炽热的赤子情怀。

我想，如果他能熬过枪林弹雨，如果他能亲历祖国日新月异的岁岁年年，凭着落笔成文的细腻文采，很有可能成为我的文坛前辈。可是没有如果……1948年9月，塔山阻击战打响之前，在收复大东山战斗中，许英与战友们英



▲版画《夏》，作者古元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忽地吹一下，再过好一阵子，又忽地吹一下；至于牛马驴呢，静静地待在槽前，踩着碎步，一会儿嚼一口饲料，一会儿嘴巴伸进水桶里美美地喝上几口。

让一切合上夏天的节拍，唯有静待花开。花儿不仅仅是春天的信使，同样是夏天的信使。我担心迟到的苹果花、迟到的洋槐花，错过了自己怒放的最佳时间，甚至来不及怒放就已凋谢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苹果树就白忙活一年，洋槐树就白忙活一年，蜜蜂就白忙活一年。

好在，天气终于还是一点一点暖和了起来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一棵接一棵苹果树、一棵接一棵洋槐树，它们的花朵怒放了！夏天，一朵朵迟到的花朵迫不及待，一个追赶着一个的脚步，那些迟到的迈着一大步一大步追赶上来。我看到，那些怒放的苹果花、洋槐花，又引来一群一群的蜜蜂。

那些花儿是那么美，那么香气四溢，然而，村庄里的人们和牛马驴在一块块土地上拉开了架势，埋头劳作，顾不上长时间欣赏。不几日，苹果花已经谢尽。可是那些沟洼和塬畔上的洋槐花还照样怒放着。一些早开的洋槐花还在飘，落在地上，微风掀着花瓣慢慢滚动着，没完没了。村庄角角落落的洋槐花似乎想尽量多怒放一些日子，想尽快让这个夏天生机勃勃，让大地呈现出一片忙碌。

在这个动辄会反季的时节里，迟到的花儿终于怒放，大地上的丰收也会如期而至。

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忽地吹一下，再过好一阵子，又忽地吹一下；至于牛马驴呢，静静地待在槽前，踩着碎步，一会儿嚼一口饲料，一会儿嘴巴伸进水桶里美美地喝上几口。

到吴起镇

张 建 全

不久前，来到吴起镇。漫步在这座浸满红色记忆的陕北古镇，脚下的黄土地沉厚质朴，岁月的余温萦绕周身。俯仰之间，烽烟往事扑面而来，仿佛穿越悠悠时光，重回那段风雨如晦、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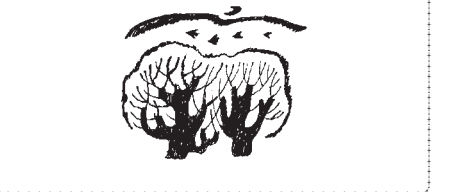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的那个深秋，跋涉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，踏过雪山草地，冲破枪林弹雨，衣衫褴褛、身心疲惫，却始终目光灼灼、信念如铁。当队伍翻越最后一道山峦，望见吴起镇袅袅炊烟的那一刻，漫漫长征路，终于迎来温暖的归处、光明的新起点。

此后，窑洞为营，山河为帐。昏暗的油灯之下，一张张坚毅的面孔映照着救国的赤诚。质朴的言语掷地有声，坚定的誓言响彻山川。吴起镇的热土，稳稳接住了经历长征的红军队伍，更稳稳托举起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崭新希望。

伫立红军会师旧址，指尖轻抚斑驳的墙体，岁月留下的战火印痕依然清晰可辨。昔日闭塞荒僻的边塞古镇，早已换了人间。街巷井然、烟火繁盛，车流涌动、笑语盈盈，市井祥和、岁月静好。唯独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血脉、不朽精神，亘古未变、历久弥新。

在吴起镇，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《长征组歌》。

《长征组歌》是红军用双脚写就的。1964年，开国上将萧华依托自身真实的长征亲历，动笔创作了《长征组歌》。在陕北篇章《到吴起镇》中，他融入自己与夫人亲历的长征记忆，以双重切身的感受与视角还原绝境中的坚守与胜利会师的喜悦，让文字兼具历史的厚度与滚烫的温度——“锣鼓响，秧歌起，黄河唱，长城喜。腊子口上降神兵，百丈悬崖当云梯。六盘



梦

马 蹄

北方花香袭人 轻叩梦中人 窗外，千里花海 随风起伏，奔涌 少年的梦 从清晨开始 喵星人，请你送上咖啡 一杯槐花的诗意 或者，留下一个猫爪杯吧 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意盎然

响起一片嗡嗡声，孩子们的脸上写着不解。我接着说：“善意地撒谎，不带恶意，有时候比真话更动听、更动人。如果你写了一个善意谎言的故事，这篇文章就有了新意。”

课堂安静了。我看见好几个孩子若有所思地点头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正处在想要“不一样”的年龄。有人管这叫“叛逆期”，可我不喜欢这个词。他们不是要叛逆什么，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自己的脑子去想。这种劲儿，用对了地方，就是创造力。

我又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：将来想干什么？一个小姑娘托着腮想了半天，说想当医生，治好很多人的病。另一个男孩说想当航天员，去火星上看。还有一个说想当老师，像我一样的老师。

老教师的语文课

张 恒 涛

时，站起来腼腆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想写一本书。一本很多人愿意读的书。”

我带头为孩子们鼓起了掌。我看到台下的孩子们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
讲完课，孩子们散去。我站在书店门口，看他们三三两两走远，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那一瞬，忽然觉得，这一课，不只是讲给孩子们听的，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。课堂不是给予，而是唤醒。这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